

新詩的創作及活動

◆ 潘麗珠

一、詩壇活動

一九九八年的台灣現代詩壇活動，概略可以歸納成幾個重點：（一）兩岸的新詩交流，（二）網路詩潮，（三）詩人雅事，（四）青年詩人接棒，（五）詩的朗誦與詩樂融合活動（六）新詩具體版圖的呈現（七）第一個女詩社成立。以下分而述之：

（一）兩岸的新詩交流

自解嚴以來兩岸的學術交流便日益頻繁，新詩方面的活動也越來越多。以一九九八年來說，《創世紀》雜誌一一四期便製作「新疆青年詩人專輯」，介紹韓子勇、沈葦、黃毅、北野、鐵梅、南子、劉亮程等詩人的作品；中山大學召開「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大陸學者王晉民提出討論余光中詩作的論文，余光中則在場聆聽；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與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在六月分舉辦「兩岸後現代文學研討會」，海內外學者多人發表論文；中國詩歌藝術學會主辦「兩岸詩刊學術研討會」，共發表十九篇論文，訪台的詩人包括：《北京詩刊》主編高洪波、重慶西南師大新詩研究所所長呂進、成都《星星》詩刊主編楊牧、北京《詩探索》輯刊主編楊匡漢、廣州《華夏詩報》主編陳紹偉等十二人。一九九八年真可謂兩岸詩歌文學交流頻繁的一年，這對兩岸的詩歌創作毋寧是大有助益的。一般人的了解，普遍來說台灣的詩作藝術與技巧較大陸

進步，而大陸的寫作格局較台灣遼闊，兩岸交流的速度愈快，相互刺激、截長補短的效果也愈大，當然，相互爭勝以利成長的未來發展是可指待的。

（二）網路詩潮

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所主持的「詩路」網站，推出「典藏詩壇新勢力」專欄，介紹曾獲各大報文學獎新詩獎的新世代詩人李進文；電子業英業達集團與漫畫家蔡志忠合組「明日工作室」，與詩人侯吉諒、劉叔慧等十四位文學家簽約，以網路及企業化方式，幫助作家蒐集資料，進行市場調查和宣傳；向陽成立專屬網頁，名為「向陽工坊」，內有「現代詩花園」，展示向陽三十年來從事現代詩創作的成果等等。這些事實，說明了現代詩創作場域的開拓，網路詩潮已然來勢洶洶。加上網路龐大的互動性能量，網路詩作教學與交流的方便性，這個場域的發展可能，值得深切注意。

（三）詩人雅事

一九九七年是詩壇的傷感年，幾位詩人離我們遠去；一九九八年則是詩壇的雅韻年，美談不斷。先是七十歲的詩人管管與年輕的梁幼菁結婚，忘年絕配，詩壇佳話；然後余光中、痲弦、許悔之獲第一屆五四文藝獎；重九余光中歡度七十大壽，出版三本新著，並自放煙火，發表多首新作，中華民國筆會及中山大學文學院去年在西子灣舉辦「重九的午後：余光中作品研討會及詩歌發表會」；年底 痲弦自編



兩岸詩刊學術研討會 中國詩歌藝術學會主辦的「兩岸詩刊學術研討會」。(中國詩歌藝術學會提供)

輯檯上退休，移居加拿大溫哥華，誓言重拾詩筆，文友送別，弦歌不絕……凡此皆讓詩壇暫時忘卻去年失去好友的苦痛，慢慢化思念為永恆的創造力。

(四) 青年詩人接棒

痾弦退休將編務交棒給陳義芝；擔任年度詩選多年的向明、張默和辛鬱宣布將於西元兩千年交棒給中堅代詩人，負責未來的編選重任；《文訊》雜誌社舉辦的「第二屆青年文學會議」，限定三十歲以下的文學青年報名，場內外都是年輕的聲音，討論之熱烈使許多老字號的學術會議相對黯然失色；新的創作場域——網路幾乎是青壯年詩群的天下……年輕的爆發力不可小覷，青年詩人接棒的態勢隱然成形。

(五) 詩的朗誦與詩樂融合活動

如「笠」詩社在二月分假台北市誠品書店敦南店舉辦「斗笠下的弦歌：繽紛小詩，混聲合唱」；又如三月十三日，中國文藝協會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辦文藝界聯歡會，有詩歌朗誦的節目；三月分的誠品「詩人特區」，以「創世紀之春」為主題，邀請多位詩人參與，於現場演出精采的詩劇、舞蹈和朗誦；傳統藝術季有了現代詩的聲音——余光中、痾弦、向陽、席慕蓉、蔣勳與范宇文、殷正洋等聲樂家，在國家音樂廳朗詩唱曲，詩、歌、樂結合；而詩人杜十三的新書《新世界的零件》發表會，有白靈和管管等人的朗誦；五四文藝節的頒獎亦見詩歌朗誦節目，辛鬱、管管、陳義芝、鴻鴻等十多位詩人聯袂登場；第一屆台北文學獎頒獎典禮，有歌手演唱新詩譜成的歌曲；「兩岸後現代文學研討會」中，也有名為「文苑雅集」

的朗誦表演，由張啓疆主持；九月，國家文藝基金會舉辦的「親近藝文」系列活動，邀請余光中談詩與音樂，並吟誦古詩、新詩和英詩，也邀請聲樂家傅上珍演唱〈鄉愁四韻〉、〈迴旋曲〉等；十月二十四日，爲了追念四位過世的詩人——覃子豪、羊令野、沙牧、梅新，現代詩社、創世紀詩社和藍星詩社在中國文藝協會合辦一場新詩朗誦會；十二月台北市國、高中的詩歌朗誦比賽盛大舉行，救國團主辦的全國大專院校及高中職詩歌朗誦決賽也在同月份展開，青年學生又藉由一次詩歌饗宴走入詩歌殿堂。這麼多的詩的聲光活動，無疑是詩樂融合的宣告，同時也顯現了詩壇的活力。

(六) 新詩具體版圖的呈現

誠品書店的「詩人特區」不停地舉辦活動，台北市公車詩文的持續榜示，「台北文學

獎步道」將向未來延伸，三義地區的「台灣詩鄉」的具體形塑等，都讓本是文字書寫的現代詩創作有了版圖式的地標，爲寫詩與賞詩者更加注入了遊覽詩國花園的佳趣。筆者素來相信：親近詩歌的孩子有溫厚的心靈。如果新詩的具體版圖能夠再擴增，那必是「詩教」的又一建樹！

(七) 第一個女詩社成立

十一月，在新竹市立文化中心主辦的「從詩與女性談陳秀喜」研討會中，女詩人們成立了「女鯨詩社」，期許女性發出強烈的自我定位訊號。參與的女詩人計有：王麗華、江文瑜、李元貞、利玉芳、沈花末、杜潘芳格、海瑩、陳玉玲、張芳慈、劉毓秀、蕭泰和顏艾琳。杜潘芳格被推爲社長，定每半年出一本詩集。女聲出擊，自有不同凡響的期待；女聲甚



詩人特區 誠品書店的「詩人特區」時常舉辦活動。(楊平提供)

至比男音更具魅力！但如何超越自我範圍，如何開創地母般應有的格局，不落入既定、無謂的思維，不必依高腔搶佔聲勢，只要綿長、渾厚、不絕的持續，恐怕也是自我定位之際的重要挑戰吧！

二、創作情形述評

一九九八年的詩集出版約有五十多本，其中女詩人(小梅、鍾曉陽、羅任玲)的作品雖然只佔十分之一弱，但以整個台灣詩壇男女詩人的比例而言，這樣的出版成果誠屬可貴。至於七十歲的余光中出版《五行無阻》，則是詩集問世者中年齡最大的，寶刀鋒刃猶利；另有學院詩人群的王添源、陳慧樺、邱燮友等人繼九七年的合集出版，再聯合推出《戲逐生命》，令人振奮！還有陳義芝出版的《不安的居住》獲中山文藝獎也值得一提。另外，九歌出版社二十週年社慶，請李瑞騰策畫系列的文學書籍，其中白靈主編《新詩二十家》，頗可看出台灣一九七八到一九九八年的青壯年詩家代表及受到好評的作品。同時亦可發現，各縣市文化中心在這一年的詩集出版上，發揮了極大的力量，宜蘭、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屏東、澎湖文化中心出版的詩集，多達十二本。若非如此，詩集的年度出版數量恐怕只會更少。

相較於詩集的出版數量，一九九八年度詩的詩評論集顯得更為弱勢，不到十本；真正關係新詩理論的著作，除了向明的《新詩後五十年》，還有域外學者許世旭的《新詩論》。而由詩人兼詩評家的則有梅新的《魚川讀詩》、麥穗的《詩空的雲煙》、趙天儀的《台灣現代詩鑑賞》和游喚的《現代詩精讀》是鑑賞集，白靈《一首詩的誘惑》則是創作方法引導。可見詩歌批評家的發音分貝亟待提高。

在此次現代詩選目工作中，選詩工作者

(張梅芳、施靜宜、吳岱穎)所遇到的問題，大致亦可反映出一九九八年現代詩創作的重要樣貌。而所遇到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 各報章雜誌選詩水準參差的問題

在刊物與刊物間，或是一份刊物的前後期之間，本來就易存在水準不統一、風格不類似的情形，這是無法避免的，然而在這次的選詩工作過程中，更發現到這些現象除了非刻意因素之外，還有刻意的因素干預，使得水準以及風格不統一的問題更加嚴重。歸結來說有以下幾個原因：

1、稿源不穩定：對於某些報刊來說，副刊的稿源一向不穩定。對閱讀者來說，要讀到一首好詩得碰運氣，在選詩作業過程中，即會出現有時連續幾天都有詩作入選，有時則一兩個月份都沒有選入詩作的情形。

2、刊物的理念問題：某些詩刊對於詩創作有一些特別的理念，像是某些詩社發行的刊物，其主要工作包含宣揚詩社理念，例如本土化、淺明清新等等要求。然而這些理念有時候對詩藝的追求未必有利，使得選詩者不知道應該把這些詩作歸類於一種特別的風格加以收錄，或者因為它們在語言藝術上的修飾不足而左右為難。

上述問題對於選詩者來說，實在造成許多挑戰。大報副刊版面競爭者眾多，好的作品往往較多，選詩的標準傾向嚴格，而小報因作品水準比較不理想，有不錯的作品出現時，便會想要加以收錄。但這些作品放在大報上，或許便被捨棄不用。這樣標準不一的情形讓選詩工作者很困擾，因為在一本年鑑的編選中，這樣的工作等於是告訴後人，選詩工作者所選的詩是本年度中具有代表性，寫得較好的作品，是要向大眾負責的。在良心的指導與驅使下，三位工作者誠惶誠恐，希望能將上述難題的影響減到最低的地步。

(二) 網路詩及其轉刊報章雜誌之表現問題

網路詩近年來成爲一項熱門話題，在這次的選詩過程中，便見到有些報刊雜誌轉錄某些網路詩作，姑且不論這樣轉錄的用意爲何，僅僅就此現象加以探討，以平面文字媒體轉錄網路詩作究竟會有哪些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先對所謂的網路詩作界定。根據已存在的說法，廣義的網路詩是指以網路作爲發表媒體的現代詩作品，如我們一般在BBS站上看到的詩作；但就狹義的層面來說，網路詩應指以網路特性爲創作依據的詩作，如利用網頁聯結創造的無限連續性的作品，運用HTML、JAVA語言寫作的詩作等等。對於刊物來說，後面一種網路詩就無法如實刊登，因爲發表場域的性質不同，侷限乃勢所必然。所以在刊物上所刊登的網路詩，皆屬於前一種。

網路的特點是來者不拒，只要有電腦可以上網，經過註冊程序，便可以盡情在BBS上發表文章。這種特性對於一般的創作者來說非常方便，不管作品水準如何（如果我們承認有所謂的作品水準的話），創作出來的文字皆可以張貼在BBS的版面上，供人閱讀。這樣的創作方式對於創作者而言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這實在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對於初次接觸創作的人來說，網路是一個非常方便的發表環境，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張貼自己的作品。因爲方便，所以也造成了輕鬆創作的習慣，對於一個初次接觸寫作的人來說，這不啻具有極大的鼓舞力量，有一半原因是在他創作發表的過程中並沒有受到任何阻攔。但是接下來問題就產生了，這樣的創作方式是否能夠提供作者反思的可能？當作者不再爲自己的作品負責任的時候，創作的目的，是否就僅只淪於發洩？

青年詩人楊宗瀚以及林群盛對於網路詩的創作抱持著樂觀的態度，認爲一個作者只要進行大量創作，在其創作的生涯中，必然會遇到

一個轉機，一個所謂自我反省的轉機，因爲大量創作的結果必然導致大量閱讀，因果相成。然而我卻有不同的看法，對於網路這樣一個缺乏篩選機制的發表環境，雖然可以將文學普及化，但是在網路詩壇上，卻難以發現值得傳頌久遠的作品。按照楊、林二人的說法，網路具有自我汰洗的功能，那麼自從有網路環境迄今，何以未有以此備受讚譽的網路大詩人？是個人所接觸的太少，見識太狹隘，還是網路詩創作環境根本上就有問題？

所以當報刊雜誌轉錄網路詩作時，筆者高度關切。這些所謂的網路詩的品質（如果我們真的承認有所謂的作品水準的話），難說如何高明。在網路這樣方便的發表空間上，存有幾萬，甚至幾十萬首的網路詩作，如果這些作品中最好的也就僅只如此，則若非編選者所見的樣本太少，可選入者不多，那麼，是很難不令人質疑的。

(三) 文學獎的設限相關問題

對於文學獎的看法，褒貶不一，見仁見智，去年底甚至在聯合報引起極大的討論。有些人認爲文學獎可以刺激創作，有些人則擔心類型化的思考模式反倒會扼殺創作生命。個人認爲，在一個自由開放的創作環境裡，作者必須選擇自己要行走的路。不可否認的，文學獎的高額獎金與得獎後的名氣所帶來的「利」，對於創作者來說是一項極大的誘惑，但相對的，因爲要拿出可以得獎的作品，必然會陷入某種僵局，比如說題材的選擇，比如說字數以及寫法的限制，甚至是爲了寫出得獎作品，而使得創作本身陷入停頓，都是可能的。身爲寫作者，筆者毋寧願意用比較理性而樂觀的態度面對這些文學的比武大會。

就選詩工作來說，文學獎作品乃經過眾家評審的討論，的確具有可看性，但是那些由於名次有限而被捨棄的詩作，是否可能也在水準之上呢？這些作品由於長度的關係，缺乏可以

發表的管道，甚至是作者不願意發表，希望等待下一次機會再參加文學獎項的競逐，對於讀者來說，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損失？

(四) 同一詩人與同一題材本身競寫問題

副刊是自由競寫的場域，對於一些創作力非常豐盛的詩人來說，每個月可能有十餘首詩作的產量，這些東西傾銷到報章雜誌上，便會出現高見報率，對詩人來講是一項很大的資本。但是對於選詩者來說，在接受大量傾銷的同時，也代表了對這個人寫作風格的熟悉與容易厭煩。如果這位詩人的作品都在水準以上也就罷了，但也有些人不斷複製自己的作品。

另外像是對台語詩甚至客語詩的觀感，在影響了詩作入選的情況。就台語詩和現代詩之間的比較，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兩者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子，一個是著重聲韻的清新，必須要押韻，接近於歌詞的寫法，而現代詩著重的卻是意象的鋪陳、結構的完整，兩者實在難以比較優劣。因此在選詩的時候，必須發展出兩種不同的標準，而這對選詩者來說顯然又是一件難事。

再來就是主題，一段時期有一段時期流行的話題，身為創作者應該有的體認，除了如何將話說好，也就是如何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將其所選擇的題材發揮得淋漓盡致；另外就是要開發何種新的東西、新的題材，而不落入俗套，能言人所不能言，甚至所不敢言，這樣才是一個好的創作者。有了如此理念，今年選詩的工作上，常常遇見同一主題泛濫的情況，例如空難、重大事件，都會見到有人不停地書寫，寫到被寫爛了為止。如此，儘管其中或許有比較好的作品，也會因為題材的雷同而面臨同題較勁，最後無法被選入的命運。

當然，以上所述不過是筆者的管見。但今年暑假之後，現代詩將在開放的高中教材中展現更多的身影；九十學年度，國中教材也將開放，現代詩和台灣新世紀人類的接觸勢必更親

密。面對新的局面，如果老問題繼續存在，是否意味在舊世紀生長、茁壯的諸多詩國「廉頗」真的老矣？